

绿色的谷

—— 绿色丁毅 —— 绿色文艺出版社



5

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

内 容 提 要

梁山丁是东北沦陷时期的进步作家，《绿色的谷》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以深沉的爱国感情和浓郁的地方色彩，再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的农村血泪交织的生活。在偏远山村狼沟里，有地主庄园守望门寡的林淑贞和管家霍凤的爱情悲剧；有个户于七爷丧子身亡的悲惨遭遇；有传奇人物小白龙揭竿而起的反抗；有横行霸道的地痞混江龙欺压百姓杀害林淑贞的血腥罪恶；有吸收进步思想的少东家的觉醒和与家庭的分裂；还有帝国主义走狗买办钱如龙兴建铁路掠夺民乡财富的阴谋。小说情节曲折跌宕，几条线索交错发展，在清新简洁的文字中，不时出现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激起你感情的波涛，回顾起那苦难的逝去的岁月。

《绿色的谷》是一部苍凉的北国农村交响乐，也是一幅色彩浑厚的乡土风俗画卷。



作者简介：梁山丁，辽宁开原县人，1914年生。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编辑《红蓼》文艺刊物。东北沦陷时期，在长春主编《文艺丛刊》、《诗季》，出版短篇小说集《山风》、《乡愁》，诗集《季季草》，散文集《东边道纪行》，长篇小说《绿色的谷》，编辑《世界诗选译》。在北平出版短篇小说集《丰年》，发表中篇小说《芦苇》。

1945年在北平艺专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辽源、洮南联中校长，《草原》文艺杂志主编，东北文协秘书，《生活报》、《东北青年报》编委，东北人民出版社创作组、文艺组组长，中国作协沈阳分会编辑室副主任等职。1957年错定右派，错判反革命，1979年改正平反。离休后，任《东北文学研究史料》主编。近年编辑出版了《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女作家小说选集——《长夜萤火》，现正在执笔文学回忆录：《东北作家史话》、《东北作家群像》、《文坛交游录》等。

目 次

第 一 章

- 一 霍风送大熊掌进山..... 1
- 二 打围和采山的人们..... 6
- 三 林家窝棚的历史.....11
- 四 老处女林淑贞和霍风.....21

第 二 章

- 五 下坎于家的灾难.....24
- 六 小彪对小莲的诱惑.....31
- 七 于七爷的愤怒.....34
- 八 林家窝棚的三代人.....37
- 九 爷爷对小莲的叮咛.....42

第 三 章

- 十 狼沟就是我的母亲.....45
- 十一 在下坎场院上的争吵.....52
- 十二 他想击碎所有旧的堡垒.....58
- 十三 大熊掌和霍风在炮台上.....63

第 四 章

- 十四 狼群袭击林家窝棚.....70

• 1 •

十五	小彪告别狼沟的乡亲们	75
十六	大伙房传播的信息	79
十七	林国荣和霍凤的搏斗	84
十八	赶集卖粮的车队	92

第五章

十九	投机倒把的南满站	98
二十	大陆商行经理的女儿	102
二十一	石德海贪婪的梦想	106
二十二	修筑铁路的股东们	110
二十三	牌桌上的交易	115
二十四	母亲的心事	118

第六章

二十五	来到狼沟的绅士们	126
二十六	小白龙压老马堡的消息	131
二十七	惊惶的夜，颤栗的夜	144
二十八	小莲被崔福救活了	152

第七章

二十九	在钱如龙家的大客厅	156
三十	钱太太和石猴子口角	161
三十一	正月的南满站	166
三十二	马八姨的妙计	168

第八章

三十三	河套地换主了	178
-----	--------	-----

三十四	林淑贞分娩	183
三十五	小铁路修进狼沟	191
三十	六小莲梦见他了	193
三十七	混江龙杀死林淑贞	200

第九章

三十八	小彪和大熊掌逃出密林	206
三十九	生之喜悦	211
四十	大熊掌和乡亲们	216
四十一	一个离奇的童话	222

尾 声		224
-----	-------	-----

琐 记	万年松上叶又青	225
-----	---------------	-----

第一章

一 霍凤送大熊掌进山

秋天的狼沟，满山谷泛滥着一种成熟的喜悦。

青绿色的粗皮酸梨，被八月的太阳晒红了半面，仿佛擦抹下等胭脂的少女，害羞地藏躲在叶网里。榛子壳剥裂着，在干燥的空气中发着轻脆的响声，澄黄的榛子有的便落在草丛中，甚至被埋在枯叶堆里。肥大的山葡萄成群地拥挂在山谷的深处，黑紫的表皮罩上一层乌光。夜里，西风从寇河上狂吼着经过柳条边，向北刮过来，猛力地摇撼着狼沟的山野，树上结着的累累的山楂、山里红，便被残酷地打下来，散落在山野的各处，有时飞扬着漫在半空。

鸡叫二遍以后，风渐渐静了。在灰暗的天板上，少数的星星还在眨巴着眼睛的时候，几条黑影从林家窝棚下坎走出来，悄悄地绕过林举人的后场院，钻进山谷去。

不久，一个人从山谷里走回来，站在高岗上，向四外眺瞩一下，仿佛觉得丢失了什么，向后面的山谷静默地望着。他那粗壮的形象，立刻在薄明中被雕刻出来，两只肥大的靺鞨脚，就象钉在陈列板上似的。他那脸上绷得很紧的筋肉和高大的颧

骨，说是精细的艺术家的作品，谁也不会相信的，可说是一个素人的处女作，刀法虽凌乱，线条粗劣一些，却有一种真实朴素之感。

他想着这些钻进山谷里去的伙伴，有些凄凉了，刚才大熊掌附在他耳朵上告诉他的话搅乱了他的脑袋：

“霍风，你一辈子也不用想见着天！你这熊包，还是守在狼沟吧！”

他就象挨打的孩子，感到不少委屈。在他的宽大的眼角挤着的分明是晶莹的泪。他用手掌抹进嘴里咽进肚里去。

朝雾罩在他的周围，正象堕入童话中妖魔的带子，他被紧紧地缠绕着，甚至连心也不许跳一下。

天地是那么静，山野是那么静，林举人的院落是那么静地蹲在脚下，就好象是一只守夜的狼狗。炮台还闪着微弱的光亮，宛如狼狗的两只突出的眼睛，在监视着下坎的连呼吸都快要停止了的小户人家。

他越发觉得凄凉了。仿佛那只狼狗正在用惊奇的眼光凝视着他。那些下坎的房子歪歪斜斜地落在一起，象几只僵卧的绵羊似的，他听见了它们的嚎叫。

他慢慢地走着。

朝雾渐渐散了。天空由淡青变成浅红，妖魔的带子被快升起来的太阳的光与热所溶化，好象大熊掌的巴掌热呼呼地打在他的脸上。好象他已经走到他所要去的地方，和伙伴们一起过着快活的日子。他的胸廓塞入了一把新鲜的花朵。

这幻想终于脆弱地粉碎了！他从后角门走进林家的院落，幻想撞碎了，他这才感觉到林家高大的沙土墙遮住了他的去路，全身的焦躁都变成了空虚。

院子里有嘈杂的声音，马厩的马群嘶叫着，马倌刘成开了

南场院的木门，把马放出去，小半拉子“呵咧，呵咧”地轰着一队猪。搭拉两扇大耳朵的老母猪，率领着卷起尾巴的小猪崽，从霍凤的眼前走过。

碾子、磨开始响动了，麦罗“咯咯咯……”的声音由厢房传过来。

霍凤跺着脚跟走进上屋。

“霍凤！”林淑贞听见他的声音从东屋里叫着走出来。

他应了一声，走进东屋里。

林淑贞已经预备了一些刺激霍凤的话语，从她老处女的嘴上射出来：

“你又忘啦！你们老霍家吃的是谁家的饭？你忘了你是一个看山的！”

“得啦，得啦！姑奶奶，我只不过是到下坎场院去转了一圈！”霍凤报复地噓了一口气低声说。

“我早知道你到下坎去！和那些穷光蛋的老婆狗扯羊皮！”

“没有的事，你总是这样猜疑！”

“哼！还以为我不知道，我已经打听明白啦！”林淑贞的眼角斜瞟着霍凤。

“你和大熊掌那臭老婆的事，我知道！”

霍凤想要反驳，但他太靡弱了，他什么话也没有。他最近倒是常常到大熊掌家去，那是因为旁的事，并不与大熊掌老婆相关。他想，也许和大熊掌商量的事被她知道了？心里不由颤抖了一下。

林淑贞以为抓住了他的弱点又进逼着：

“告诉我，你昨晚上一宿没回家，上哪去了？”

“上哪去了……”他的全身的筋肉紧张起来，他看见那些走去的伙伴，他们似乎在他的身体里给他安设了一架弹簧，填

给他一股勇气，并且，他想到了许许多多新鲜的事情，于是胆子大起来，话便冲口而出：

“你想管我？”

想不到遭到这一句冷语。林淑贞的锋芒被碰回来，立刻刺激了她自己，她再偷偷瞟了他一眼，他是生气了。她从炕上坐起，故意地露出她的红色的紧腰：

“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

女人显然是败北了，对于这位突然变硬的男人。林淑贞的声音柔和了，有点伤心的样子：

“你也得替我想想，霍凤，我已经三个月啦！我还是一个没嫁人的姑娘，若是叫站上、城里知道，怎么办呢？你还有心闲扯！”

霍凤沉默地伫立在屋地，他想着他做过的事，那过去，还在向他招手，他知道，这并非他的罪过。然而他却是实实在在爱着这个犯伤官星的林淑贞。

林淑贞嚤嚤地在枕头上哭起来了，肩膀抽搐着，她似乎嘟囔着过去的事，听不清楚。

太阳斜爬上纸窗棂，屋里明亮了，林淑贞的发梢也抹上一层油明的色彩。

霍凤到外面去摘风雨窗的时候，林国荣从大门进来了。他刚一迈进大门坎，便朝霍凤喊：

“霍燎杆子，少东家回来了！”

“怎么来的呀？”霍凤关心地问。

“坐悦来店大车来的。少东家快到下坎啦！”

林淑贞擦掉眼泪，听见小彪从站上回来，她说不出是恐慌，还是喜悦，冲着窗外的霍凤说：

“叫小半拉子收拾西屋。快！”

林国荣到大伙房去歇腿的时候，西屋收拾得就象大东家活着的时候一样。

刘成把大门闸搬下来，大家伙围在大门外，林淑贞也从屋里跑出来向下坎望着。

车拐上上坎，人们看见小彪的脸和上半身。小半拉子第一个尖声喊：

“少东家！”

小彪兴高采烈地站在车上，车载了许多书籍和行李，还有零星东西。

小彪从车上跳下来，眼睛向人群中寻找：

“姑姑呢？”

林淑贞捂着微微突起的肚子走近前：

“在这呢，小彪！”她拉起小彪的手就往上屋走，一边走，一边说：

“彪，你长这么高啦！你还没有忘记你是狼沟生的！”

林家窝棚仿佛添了一个心脏，对于这位林家未来的继承者，林家的雇工们都一致地贡献着他们所有的虔诚，就是那些住在下坎的小户人家，和林家有世交的于七爷、黄大辫子、疤痢眼儿也自居臣属地来朝拜了。

窗外，雇工们围住悦来店的车夫听近来城里的消息。听到奉票六十元换一块银大洋，谁都没有精神了，灰涂涂地散开去。

从这一天起，霍凤获得了一个打围的伙伴。林淑贞却一个人掐着手指头算计着自己肚皮里的一块肉，每天晨昏跪在佛龛面前，想赎她的罪孽，祈祷着：

“有灵有圣的菩萨！保佑他们吧！那些出世的和未出世的狼沟的儿子们，都是为了林家的家业！”

二 打围和采山的人们

霍风从炮台取出那杆捷克式猎枪交给小彪，自己仍旧使用那杆锈了筒的古老的洋炮。两个人吃完了早饭，带着干粮走进狼沟的山谷。

“今天上东山嘴？”小彪问。

“不，还是北壕沟吧！昨天打的那只山跳顺便可以找一下。”

霍风迈着他的健壮的脚步，走在小彪的前面。山坡上的庄稼已经割倒了，高粱捆码在阡陌中，好象是一排排等待校阅的军队。

小彪的硬底皮鞋踏着山道，咯吱吱地山响，背在肩上的猎枪打着他的脊背，他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物了。有时比拟自己是某一个伟人，有时又觉着啥也不是。

霍风在山岗上，用他的右手画了一个弧形线，指着狼沟一带的土地告诉小彪：

“这一大片全是林家领地，从南天门起经过柳条边、东山嘴到北壕沟……”

他的两条粗眉毛压着他那乌黑的眼睛，显得窄小了的鼻子向外伸张着。他的声音沉重，似乎是从两只鼻孔挤出来的：

“一百多年了！可惜呀！老东家一死，柳条边外那一大块横垄地卖给人家了！”

他那粗大的手掌，抚摸着额角上那一块青疤，顺便正一正头上的陈旧的毡帽。在他的心里，埋藏了许多的话，却没有说出来，吞回肚里去。

小彪被霍风的言语的毒螫刺痛了。他望着眼前展开的沃

野，沃野上盘旋的垄台，再远一点的一片无垠的草甸，起伏的山岗，沿着曲折的寇河支流的那黄漫漫的河套地，这些所谓属于林家的财富，他想：“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是我的！”他微笑着望着霍凤。他很羡慕他的栗色的皮肤。他虽被他沉重的语言所刺痛，那刺痛倘使在某一个时候也会被他的“随便玩玩”的感情所颠覆，然而，现在他失去了颠覆对方的勇气了。他很感激霍凤，他好象在对付一个痴情的恋人，他不忍伤了这个热情充溢的恋人的心，他几乎用一种怜恤的语声说：

“霍凤，提那些有什么用？”

“少东家，我是说我们霍家给东家管了三辈子家，怎么好瞪着眼睛瞅着……”霍凤的声带被眼泪粘上了，他的话显然没有说到逗点上就赶紧止住了嘴，话便成了未完句。

小彪知道又引起霍凤痛苦的感伤情绪。他想：“有李逸这样粗壮和性格的人，怎会这样懦弱？”

小彪拍着霍凤的宽肩膀，笑嘻嘻地说：

“霍凤，无论如何，我今天打一只鹰给你看！”

他很早就有征服一只鹰的宿愿，在热情的霍凤眼前，他突然说出来了。

霍凤几乎惊叫般地：

“打一只鹰？”

“我很早就想打的。”

“那很好，你看！”

霍凤指着树丛上面的天空，一只老鹳鹰从对面的山谷向这边飞来了。他急忙举起装足火药的洋枪，手腕却被小彪按住了：

“霍凤，你的性子太急，那怎么能行呢？若是我打不下来的时候，你再打不好吗？”

霍凤的焦躁被这一句话打破了，他毫不争执地放下了洋枪，感觉自己淤塞的血流荡起很微妙的浪花。

两个人从山岗上滑下去，踏着断崖的窄道踏上北壕沟的山梁。

天气特别燥热，太阳一出来就注定了今年的命运——旱，山野里飞旋着大蚂蚱，那些藏在草棵子里的叫蝈蝈，震着刺耳的翅鸣。

霍凤听着这叫声，嗅着野草的气息，一种神气畅旺的心情鼓荡着，填塞了刚才伤逝的窟窿，他把自己编的没有调的歌词顺嘴哼唱出来：

日头老爷刚冒嘴呀，
上山去打围呀，
大姑娘采山没好事呀，
只图希一个大酸梨哎！

歌声被山谷撞回来，散落在北壕沟的各处，显得比霍凤的嗓子还豪壮，还悠扬，瓮声瓮气的。那些采山的妇女们听见霍凤的歌，仿佛是一群被惊吓了的野鸭子，慌慌张张地钻进狭沟，于是狭沟里便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霍燎杆子来啦！”黄大辫子的新女人小声呼叫着。

疤痢眼儿的老婆崔大嫂一把拉过黄大辫子的新女人：

“老黄，你听那脚步声好像是少东家！”

新女人的耳朵贴着山地，“唔”地应着。

那边，于七爷的孙女小莲，一面扎着发辫，一面用心地听着越来越近的歌声，

大姑娘采山没好事呀，
只图希一个大酸梨呀，
暖哟哟，
只图希一个大酸梨呀！

是谁的嘴巴鼓起来了，从鼻孔挤出一股怨气；又是谁吐了一口吐沫骂着：

“你听那股蜡油味吧，还唱呢！谁家姑奶奶希罕你那个大酸梨呀！臭不要脸！”

听见女人的骂声，霍凤站住了。他知道这一定是于七爷的孙女，那姑娘的嘴象薄刀似的。隔着一列树趟子，他原想装做没有听见似的走过去，但，又觉得受了委屈，他犹豫着。

“霍凤！霍凤！”小彪的唤叫，夺去了他暂时的思索，他狠狠地说：

“这姑娘！等我给你找个厉害的女婿。”

小莲却涨红了脸从沟里跑出来，朝霍凤的脊背吐着唾沫：
“死鬼！”

于寡妇不知从哪条沟赶来了。她看见小莲的疯狂的态度，冷不防扯住小莲的领子，就象扯一只小羊似的，扯到沟里来。她的牙齿咯咯地发抖，她一生气便犯这个毛病。她用粗糙的手指点着小莲的鼻子：

“你这死鬼！堵住你的嘴！你呀……小莲，你是大姑娘啦，怎么还惹妈生气？我们靠人家的山活着，你怎好给我得罪人！”

于寡妇的眼泪落下来了，小莲看看左右挤在一起的邻居们揶揄的脸色，她把要说的话也咽下去，没有说出来。

黄大辫子的新女人和崔大嫂过来劝住于寡妇。

崔大嫂解围似的说：

“今年偏偏赶上这样早年月，若是地里庄稼好，呸！谁愿意采山？莲姑娘，那个霍燎杆子也是好人，人家一句坏话也没有说过咱们！”

“可不是吗！”于寡妇对小莲说，“大姑娘啦，别当自己是小孩子，怎么可以骂人家！”

一场风波停止了，她们从狭沟走出来。

霍凤和小彪已经钻进北壕沟。

“少东家，你看，那家伙又飞回来啦！”霍凤指着从山谷飞来的一只鹞鹰说。这个把猎枪放在草棵上的年轻而浑身充满了梦想的少东家，他那一对黑色的瞳孔正凝视着穿过杨树趟子的一群采山的女人，听见霍凤的呼唤，他刚要举起那古老的猎枪，那只鹰忽然改变了方向，沿着寇河岸边盘旋飞去，他只好仍旧把枪放回草棵上。

寇河的支流，宛如一条伸长的纸卷，与河的宽度相等的河床，平铺着金色的细沙，河水已经很浅了。

那只鹰降落在河堤上，望着微见清澄的流水，扇了扇翅膀，咕咕地叫两声，又用它那带钩的嘴啄它那飞倦了的羽毛。

小彪瞧着，他第二次举起枪筒，瞄准。他的心境很空虚，仿佛失掉了射击的勇气，随便推上栓，轻轻用二拇指一勾，那只刚要飞的鹞鹰便落到了沙滩上。

可惜，霍凤没在他身旁，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他。小彪一个人跑下山谷，捡拾那只掉在沙滩上的鹰，他的心说不出是怎样的亢奋。

他提着猎物走上山谷，不久，远远传来一声洋炮响，春雷似的震动着满山谷的山雀乱飞乱跳。

不久，霍凤的腰带上拴了一条斑花的山跳，从沟里跑上